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鄰女語
第六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懸首級 長官不幸連朝公署苦逢迎

話說不磨在平道上旅店中，聽罷隔鄰兩個女子的歌聲，不覺昏沉睡去。等到一覺黃梁，已是五更雞唱。門外柝聲震耳，馬鳴人喧，睡眼惺忪中，聽得遠遠有女子啼哭之聲。不磨憶記著昨夜唱歌的女子，恐被鴛鴦虐待，頓然清醒，留心靜聽。不料女子啼哭聲音倒聽不清切，反聽得隔壁房間兩個睡漢鼾聲如雷。忽然店主人來敲醉漢房門，說道：「兩位起來！兩位起來！你的老爺在那裡催你上路哩。」這兩個醉漢含糊答應，糊糊塗塗起身出去。不磨也即喚金利起身，收拾行李。開出房門，留心看那昨夜取樂的兩個大爺。打聽店家，究是何等貴客。那裡知道是兩位差官，他的主人就是天下聞名一個大拳匪頭目的兒子。不磨歎息一回，算好店帳，望天津進發。

不磨一路行來，沿途耽擱，不覺已是九十月天氣。一路之上，惟見逃兵、難民成群結隊而行，袁軍押著出境。那一種淒慘情形，愈難入目。而且道旁土階茅茨，居民渾渾噩噩，不識不知，彷彿是畜類一般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並不知人世尚有樂境。不磨想到：「此地當日是中國故土開化最早的地方，不料淪落至此！一個鄒魯詩禮之邦，弄得竟如生番苗境一樣，這是何人使之如此！總要怪那些八股先生，不講教化，專門摹聲調、講聲氣，害得這些百姓們受苦。」想到這裡，又不覺咬牙切齒，痛恨一回。

一日，行到德州地面。解鞍高升旅店。甫下店門，即聞半空中起了一陣大風。霎時間飛沙走石，地轉天旋。不到一刻時光，陡然寒冷，滴水成冰。店主忙將店門上好，放下棉板門簾，請各位客人均進房安歇不提。不磨初到北方，從未嘗過這種冷境，屋子裡面油燈又是麻油，點的不甚光亮。坐了一會，儼然是在寒冰地獄。叫金利找到店主，燒了火炕。去買一斤燒刀，飲酒禦寒。金利出門片刻，回房已是滿頭是雪，不磨始知天已下雪。愁著明日上路的光景，向金利道：「天已大雪，何日始能到得北京？」金利說：「不管雪不雪，明日還走我的路。看看雪景也是好的。」不磨頓悟，歡喜睡去。

次日一早，出房看時，只見漫天大雪，已鋪得天（大）地似一個粉團兒，天井裡面，雪已積成三寸。不磨又恐上路時兩馬有失，急喚金利到馬槽看馬。金利走至馬槽，不見猶可，一見頓覺大驚，那裡知道天寒風冷，已凍死驀馬無數。山東道上，從來也未嘗凍死過馬匹。這是那年災劫臨頭，畜牲也受其害，大約這些驀馬受了辛苦，受不起凍餓的緣故。再去找自己馬匹，不見一個在槽邊。定睛一看，卻是一個白毛黃擗、一個紅花棗驢，在雪裡踏來踏去，氣咻咻然毫無一絲凍縮之態。金利大喜，忙即牽迴廊下，加上草料，走回房中，告知其異。

不磨亦頗驚喜，於是催店主送飯，立刻要冒雪前行。店主阻攔道：「客人不知這北方的厲害。這樣大雪，如何走得？要是走到雪窖子裡面，誰來救你？」不磨回思此語，亦頗有理，將要答應安息幾天，等天晴再走。金利忽回道：「咱們兩個都是神馬，自能識途，不用你操心。」不磨又回過意來，立刻就要登程。店主也不好十分辯駁，心中但覺得這兩位少年，不識路上辛苦而已。

不磨遂束定禦寒衣服，跨上馬背，直奔大道。一出門來，但見白茫茫一片銀海，黑暗暗滿天凍雲，鳥鵲無聲，人蹤滅跡。既辨不出南北東西，又辨不出高低上下。幸喜這兩匹坐騎本非凡馬，能識路途，依著雪影上狐行爪跡，一步步踏去，不致陷落危險之境。不磨生長南方，從未見過北方平陽雪景，坐在馬上，不覺其苦，反覺其樂。

走不上二三里路，便見雪中有倒臥的死屍，似是南方人的模樣，自頂至踵，赤條條一絲不掛。不磨猶以為被人謀斃，少不得有地方官埋置，不便多事。既而接二連三，目中所見，不知凡幾。始悟為凍斃之難民，然不知屍身無衣之故。午後到了堡頭地方打尖，細向店家問過原由。始知為難民同伴護冷，死者之衣即為生者剝去。不磨想到大難臨頭，骨肉妻子均不能相顧的這種慘境，不覺淒動於懷，泫然下淚。不磨打尖已畢，再去細看那些死屍的光景，遍身俱作深紅色，竟同南方火腿皮一樣。不磨傷感了一回，也無法可以收殮。

走出堡頭地面，回頭再望堡頭，這圍子裡面，猶如城池一般：桑園之內，高築城垛，一個個垛眼裡橫著大炮，城頭上也有旌旗蕩漾。紅的綠的，飛舞半空，映著雪色，更覺好看。後來探知，這堡頭地方是不信義和團的，這些槍炮即是預備抵禦拳匪之用。拳匪見了這些槍炮，恨如切齒，久欲得而甘心。無奈槍炮厲害，拳匪終究不能近身。只好退避三舍，搶劫別村，以泄其忿。又不料山東袁軍部下有一位梅統領，是痛恨拳匪的，說起梅統領，便心膽俱裂。

不磨又走不多路，已到東光縣城地界。只見樹林子裡面，掛了無數人頭。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胖的瘦的，有開眼睛的，有閉眼睛的，有有頭髮的，有無頭髮的，有剩著空骷髏的，有陷了眼睛眶子的。高高下下，大大小小，都掛在樹林子上。沒有一株樹上沒有掛人頭，沒有一顆人頭上沒有紅布包頭，沒有一個紅布包頭上沒有佛字。不磨問明土人，知道這就是義和團大隊拳匪，盡為梅統領所殺，奉了袁撫台的號令，梟首示眾。一則是警戒百姓的意思，要知這班義和團，並無法術可以抵禦槍炮；一則是曉諭洋兵的意思，要使洋兵知道，山東官長並不與朝中的頑固派通同一氣。不磨又復歎息一回，估量這東光縣大小也有幾十里地面，這樹林子約莫有十里方圓，卻無處不是人頭。信馬行來，看了這場大雪，映著人頭上紅布，竟像是到了桃林一遊。

不磨暗想道：「這場慘殺，雖則皆由亂民自取，然而終是這班頑固大臣釀成的奇劫，不是這班愚民平白構造的。這班愚民有何知識，有何作用？平時既不蒙官師的教育，到了這時候，反受了長官的凌虐。孔子說道：『不教而誅，是為虐民。』近時有些有志之士，立了些什麼會，專與官作對，這就難怪他們不懂時事了。也是平時相逼而成，積成這麼一派怨毒。若是朝廷尚不知順時利導，改變舊章，立意圖新，將來激成水火，一場浩劫，只怕比此次還大呢。」

想到此處，不覺流下淚來，又傷感了一回，又發恨一回，頃刻又立起一個掃除奸黨、澄清宇內的大志願。一路悶沉沉的行來，不覺天色昏暗，要想尋個安身所在。只是暮色蒼黃，寒氣侵逼，家家閉戶，處處無人，尋不出個好旅店。

猛然聽得洋號洋洋，聲聲震耳。不磨知道前途危險，不敢輕於嘗試。遂與金利下馬，胡亂覓個旅店住下。店主倉忙備飯，極其草率。便問兩位客人有路照沒有。不磨問什麼叫路照。店主說道：「前面已是洋兵佔據，要沒有洋兵照會、地方官路照，不許過去一步。」不磨問這項路照是花錢買的，還是求情討的。店主說：「兩樣都使得，只是沒有勢力的萬萬不行。」不磨聽罷，想了一會，且待明日再作計較。店主遂來安頓，添火炕，送晚飯，安宿而去。

店主去不多時，便聽見外間兒啼女哭，慘不忍聞。開出門來看時，火光燭天，近在咫尺，彷彿又在清江浦銀河宮的光景。心中暗想道：「大約又是梅軍照著南方營盤行事。」將要喚過店家問個明白。店家早已走進門來，慌張告道：「客人不要開門出去，外邊洋兵正在拆房子烤火呢。」

不磨不信，便叫金利跳上屋頂一望。北方房子屋頂是泥封的，金利騰身躍上。店主一見，便驚呆了，開口問道：「尊駕是那一路的二哥？怎的平日不見一面？」不磨笑問道：「什麼叫二哥？」店家又道：「二哥，你不用騙人了。二哥進門時，我接著兩位馬匹，便知有些來歷。」不磨回過意來，方知山東道上「二哥」二字，即是強盜的外號，笑了一笑，不去理他。那店家愈加恭謹。等到金利下來，告知主人一切，果是洋兵燒屋。遠遠看見許多洋兵跳躍歡舞，都在那邊拿酒瓶吃酒。不磨心安，重複進房安歇。

等到天明，不磨摺洗已畢，便往東光縣縣官衙內，拜會縣官，申明到北京探親，來討路照之意。不磨父親十年前曾經做過山東好幾任道台，是極有惠政在民的好官。不磨說出姓名，是無人不知。偏偏不磨又不說出。號房接著名片，去了好一會，方見一個傳帖的管家說聲「請」，即請到裡面一間小小花廳坐著，說：「少爺請坐一坐，我家老爺要伺候過欽差大人早飯才來呢。」不磨問：「欽差大人現在何處？」那傳帖的管家用手指著裡面大廳，說道：「就在這裡面這花廳裡。」說罷，匆匆即去，不及再問一語，

已經杳如黃鶴了。不磨詫異道：「現在兩宮蒙塵，國家多難，又有什麼欽差？不知這是什麼大官，怎麼這一路之上，不聽見說起？」不磨坐在這小小房子裡面，又未曾吃過東西。幸而有個小火爐，雖是嚴寒天氣，尚不致受凍。

等過八點鐘，又是九點鐘，過了九點鐘，又是十點鐘。忽聽得鼓吹並作，知道是欽差起身，地方官恭敬的排場。不磨留神朝裡看時，只見一位老爺衣冠整齊，屏息窗下，立著打瞌睡。不磨看了好笑。歇了一會，有一個小茶房進來添火。不磨笑著，順口問道：「你老爺起來了麼？」小茶房說道：「起來了，那不就是嗎？」不磨向著小茶房手指看去，果然就是那位窗下閉眼睛的老爺。小茶房又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剛上點心，還沒有用飯。老爺沒有空工夫來。要停一會才來呢。」不磨又笑問道：「欽差大人姓什麼？是個甚麼官？」小茶房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姓俞。他的老子現在做撫台，他的官我卻記不清楚，恍惚是做大夫一樣的名字。他是奉了皇帝的聖旨，要到南方去催餉，路過這裡。咱家老爺留他多盤桓幾天，要他到皇帝跟前，說句把好話，好望將來升官。」

不磨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去吧，小心老爺在風頭裡著涼生病。」小茶房聽了，歡喜而去。

不磨等過十一點鐘，又見十二點快到，不覺飢火中燒。若待出去，又不便再來，又恐再來仍是今天一副舊模樣，只好耐性等著。好容易又等到那傳帖管家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咱家主人因在欽差大人那邊侍候久了，發了煙癮，又觸起舊病。明天送欽差大人，還不知道能夠不能夠。少爺請改日來吧。」

不磨聽說，不覺大怒，拂袖徑出，走回店中。店家便問路照有了沒有。不磨愈加惱恨。店家看了臉色不善，連忙走開，不來再問。霎時送進飯來。不磨飯畢，即呼備馬，命金利在店中等候。自己卻一鞭直指，飛奔洋兵營中而來。兩個看營門的洋兵，看見一個少年跨馬直衝營門，非但不來攔阻，反舉槍致敬。不磨下馬，打著英國話語，問：「這裡有人懂得英吉利西言語沒有？」營官裡面遂走出一位二畫兵頭，接著不磨的馬匹，要他進去。果然看見一位三畫兵官，不磨告明來意。那兵官忻然許諾，立刻在衣上口袋裡，取出一張潔白紙，寫了「照會放行」字樣，交付不磨。

不磨致謝，返身上馬，重複走回店中，對金利說：「路照有了。咱們走罷。」店主進門，驚問路照從何而來。不磨說：「我在洋兵那面討來的。」店主道：「老爺懂得洋話嗎？要是懂得洋話，我還有一樁大事求你呢。」不磨問甚麼大事。店主說：「我的媳婦兒被洋兵捉了去了，求老爺討一個情，去要了回來。」不磨說：「洋兵多呢。你看見是那一國、那一隊兵丁搶去的？」

店主說：「前個月，我倒看見戴白帽子的洋兵搶人家的媳婦兒。我的媳婦兒是今年六月逃難的時候走失的。這時候想必也是洋兵搶了去了。」不磨說：「放屁！那個時候洋兵還沒有到山東，怎麼就會搶你的老婆？你的老婆要是跟了別人逃走，也好賴洋兵不成？」店主說：「那洋兵他不捉別人老婆，我就不疑他了。」

不磨說：「我沒有憑據，不好去說的。你自己去尋吧。」店主聽了這話，便哭著出去了。不磨遂上馬趨程。看看天氣和融，一路行來，甚覺自在。不多兩日，又到滄州地方。

要知滄州地方情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此回多微言。閱者當細讀之，不可輕易放過。

死者之衣，即為生者剝去，的是庚子年道中實情。

東光縣樹林人頭，較之酒池肉林何如？

義和團借「不畏槍炮」四字，哄動一時。愚民信之，已覺可怪，不料一班士大夫，亦復蠢如鹿豕，國家事烏得不壞！

梅軍慘殺拳匪，據聞亦屬私忿，並非因公罪而誅也。

寫出一個東光縣糊塗昏憤的情景，儼然如畫。今之自督撫以下，類同然也。

洋兵一節，大有所指。亦紀者之微詞乎？